

古

史

古

史

田敬仲世家第十六

古史二十三

宋蘇轍子由著

掃葉山房校刊

田敬仲完者陳厲公躍之子也厲公之弟二人長曰桓公林次曰宣公杵臼厲公之後再立弟故厲公子不得立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敬仲善于禦寇懼而奔齊實齊桓公之十四年也桓公以敬仲爲賢將以爲卿敬仲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而免于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桓公以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之少也厲公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必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及懿氏將妻敬仲卜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敬仲入

齊能讓而有禮君子亦知其將有後矣敬仲居齊始爲田氏生田
穉孟夷夷生田湑孟莊莊生文子須無事齊靈公莊公文子賢二
君不能用立于崔杼慶封之間文子亦知其必敗也文子之子曰
桓子無字文子在而桓子出使于諸侯矣莊公伐晉而懼欲見楚
子楚使遠啓彊來請會期齊聞有晉師使桓子辭且乞師崔杼弑
莊公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稱其清景公三年文子與欒
高鮑氏共誅慶舍而逐慶封景公淫侈政事廢墮厚于賦斂而急
于刑戮桓子陰收齊衆制其家量與公量四而加一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取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故齊人皆疾
景公而德陳氏九年晏子聘于晉與叔向言及齊故知齊之將爲
陳氏也十四年公孫蠆卒其子彊幼欒施欲治其家高氏之老曰
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桓子善于高氏乃皆授甲將攻欒

氏施見桓子曰子胡然吾將以厚高氏耳子姑止之桓子稽首曰
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或告桓子曰欒氏高氏
將攻陳鮑桓子甲以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欒高則皆將飲酒
遂伐之欒施高彊皆敗出犇魯桓子與鮑氏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必致諸公桓子從之既而請老于莒景公之母穆孟姬爲之請高
唐陳氏由此始大凡齊之公族逐于欒高者桓子皆召而反其邑
且私具幄幙器用從者之衣屨而與之凡公族之無祿者私分之
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晏子言于景公以陳氏爲虞勸公
力行仁政以懷撫齊民而以禮止陳氏私施公雖善之而溺于淫
樂竟不能用故陳氏遂大桓子卒子僖子乞嗣

史記范中行氏反晉田乞欲爲亂樹黨于諸侯乃說

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往救而輸之粟案左傳景公與衛叛晉久矣前此已屢伐晉其救范中行非田氏樹黨而後請之也

景公嬖少子荼

使國夏高張傅而立之置羣公子于萊公卒僖子構高國于諸大

夫共伐之二子戰敗出犇僖子立悼公遷荼于駘而弑之僖子卒
子成子恒嗣悼公立四年齊人弑之而立簡公壬簡公嬖闕止使
爲政成子畏之簡公四年成子與諸陳攻殺闕止因弑簡公而立
公弟平公驚史記成子既弑簡公懼諸侯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案左傳成子歸成于魯以子貢之言不得已而與之本非成子所以自完計也又自是齊晉更相侵伐未已亦不見成子約三晉之實成子言于平公曰德施
又是時吳滅已久而言通吳越之使亦非確論也故皆不錄

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
政皆歸田氏成子于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
以東至琅邪爲封邑封邑大于平公所食平公十三年晉伐鄭成
子救之師將興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以命顏涿聚
之子晉曰而父死于隰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
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遘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
而不涉鄭人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

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曰我卜伐鄭不

卜敵齊乃還成子侍妾數十有子百餘人

史記成子遷齊國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賓客舍人

出入者不禁故成子之子七十餘人譙周以謂田恒之爲人雖大負弒君之名至于行事實亦修整必不爲此失行也周說有理今故不取史記

成子卒子襄子

盤嗣襄子相齊宣公宣公三年三晉滅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

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襄子卒子莊子白嗣宣公

四十二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

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自襄子至太公三世相齊宣公宣公五

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康公立十四年淫于酒色不聽政太公遷

之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五年魯敗齊平陸十八年太公與

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

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太公立爲齊侯列于周室

二年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五年韓魏趙伐我至桑邱

史記三國世家及年表皆書此

事止此而已獨于此書秦魏攻韓韓求救于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緩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明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邱案騶忌相威王後此二十餘年既可疑矣據戰國策田臣思伐燕之謀乃湣王十年伐燕騶子之事也然太史公湣王十年全不載伐燕事今削之桓公五年而收之湣王十年乃得其實

六年救衛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伐我靈邱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曰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曰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曰烹阿大夫與左右嘗譽阿者遂起兵西擊趙魏

衛魏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

史記于此言敗魏濁澤圍魏惠王案二晉世家是年韓趙圍魏惠王其事甚詳齊初不與也是時威

王初親政伐魏以自解則可必未暇與韓趙圍惠王也

于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

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于齊二十餘年騶忌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因言鼓琴以及政事王善之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數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

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于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明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于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時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騶忌曰公何不言于王使田忌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于是騶忌言于王使田忌南攻襄陵

十月邯鄲拔齊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三十三年殺大夫牟辛徐廣曰大夫一

作夫人索隱亦曰年表作夫人然今年表作大夫矣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與騶忌謀令人操十金卜

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于王所田忌聞之遂率其徒襲臨淄求騶忌不勝而韓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

疆立宣王元年秦孝公用商鞅周致伯于秦二年王知田忌爲騶
忌所賣乃召而復其位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戰不利韓氏請救
于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曰不如勿救田忌
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
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
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因恃
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乃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
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
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八
年復會甄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以相王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
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

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孟軻最賢以爲卿皆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相張儀與諸侯執政會齧桑犀首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竝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竝爲王而欲伐寡人奈何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登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雖廢王猶且聽也然中山恐必爲趙魏廢王而務附焉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君難其王中山恐亡其國必廢

王事齊賢于爲趙魏驅羊矣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臣聞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王而負海不與焉此其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多智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遂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于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于齊藍諸君曰齊彊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背而貪地

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
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
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
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
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彊敵也出兵
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
不虧兵不用而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登曰王發重使
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
而寡人不與聞焉耳君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軍中山恐燕趙
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
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
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存之也張登曰此正

所以存之者也齊以是辭來因以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于燕趙
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離
我于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蓋諸君曰善遣
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趙燕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中
山王事遂定三年封田嬰于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
之觀澤八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燕大亂十年燕太子平與
其將市被欲攻子之儲子謂湣王曰因而乘之破燕必矣是時秦
魏伐韓韓求救于齊湣王謀救韓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
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
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于齊遂與秦戰楚趙
果起兵救韓湣王因令章子將王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破
之燕君子之皆死齊遂虜燕衆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將遂滅燕燕

人不服諸侯皆謀救燕乃止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于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于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無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

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于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于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于秦韓此其善于公而惡張子多資矣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于重邱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于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秦以爲相是歲楚懷王入秦秦因留之二十六年文以計得脫歸復相齊因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軍焉秦與韓魏河外以和兵罷楚懷王死于秦楚太子橫先質于齊湣王與相薛文謀歸橫立爲頃襄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四年田甲劫湣王王疑相薛文使之文懼亡去已而知文無